正誼堂全書

ロ七13
743
20

仁門 743 20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仝校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冠古今　載聖遠言　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　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　玉色金聲　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　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　龍德正中　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明治卅七年十月廿日購求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
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
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
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

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
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佗佗乎其
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
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
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
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
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
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
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
其蹟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
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
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自
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
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　後漢書曰陳寔字
仲弓潁川許人嘗爲閭鄉嗇夫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以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
囚焉遇赦得出官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各
士無往弔者而寔弔者數千人讓以寔故多所
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
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
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學貫
良方正對策議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
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閉門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

實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實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注爽肅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立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頗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拜徵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彧字文若少時父以長禍爲娶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彧誡止之遂爲所害彧亦作都於時德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棚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適徹廬

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汙隆卷舒自我是日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眾弔暨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幬柴車策紀前衛杖謁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其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

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髮髦兩穉亦寘
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
敢憚濡跡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敦與爲先郁乃
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罔極於以占天
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
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
竟考母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
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棠之

依仁

擧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
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蓋亟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
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楣周侯又來請銘則推
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已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已之學先誠
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煜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緜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

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子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係無窮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敎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

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閒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明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時討論以爲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曰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重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溷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

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麤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饜

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已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曾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

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眾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閒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

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悟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啟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劄煩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貽久遠閒以視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實之予於啟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閻阜甘君

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啟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顚者極爲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閒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行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違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優游

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觸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實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

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嘗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徹夏無且記留侯徹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日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髣髴矣近歲以來能言之

士例以容治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

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因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

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
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
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
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
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
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
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日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
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
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

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
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
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
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
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
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
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
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

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眞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於

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釣臺壁閒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似林閒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閒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册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傻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閒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麤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

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淛東時諸郡民以係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間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眞可謂得法外意矣閒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間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

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諄諄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姒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因別定爲愁絕字　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錄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閒不一日遂啟手足諸子姒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書

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慵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窗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閒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

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已未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滔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版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篁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之語於壁閒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

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
就矣道閒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
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簷壁上詩
晦翁

跋胡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
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閒親友仕於朝
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日先生去上芸香閣
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寵豸角冠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
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饗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
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
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
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
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
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
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

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因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晦庵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是

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閒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歎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

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麤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掃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斂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

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
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
閒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
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
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
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
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
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君之謂與熹不及從公游而
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
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
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
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
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
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
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
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

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幷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飭臣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閩縣王祥儀肅如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分校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於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猗歟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默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於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於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闥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櫜幬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眾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

東門觀者歔欷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
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
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
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
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
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
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
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漬絲
走酹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媿惰不克其躬永言疇昔
以此負公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子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蒙予
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
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
冬風雪南山解袂櫧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
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
通公尹江陵我官廬獄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
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聖或僭是疾雖
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
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諗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

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脅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子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幷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淸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

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胷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

微違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維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有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

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澂清而撓濁烱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亦注目其勇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瘵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逍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眾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游欣此旨之可懷懍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閒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於家行著於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東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篳我瓢我糟我穅或漁於溪或圃於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於荒華髮斑衣名聞帝廷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敎於梓於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謦欬未聞眉睫不揚式詔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於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旣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數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纊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舖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於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

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頹草堂冥漠幸公獨存
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
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
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
濼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
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
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
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
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
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昏蔽俟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
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
卯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閒閒侃侃斂衽推先冰壺

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
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
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
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敎詔最後
有言吾子勉之凡茲眾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縣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殁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
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亡
者存鑒此誠意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英
氣豪淩空趙達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
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
之賢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
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
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遄其歸歸來考槃
於澗於陸慺慺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愒尋復詔追誰謂
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
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
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

顧託謦勵琅琅其音詞佛祇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祇以爲祭日月有時漬滌東芻長慟寢門愧恨如何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蔓蔓在門往窒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靮迨壯歲之來歸日良時之儻吾及會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泪東閩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神聖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卽進陪於廟謀何儇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塞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乎茲列窒隱屏而就閒弭長驚之遐轍粤退司於閒館遂遄反乎仁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

寄懷若與世乎無心眾徒歎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憖遺忽堂而逝去興珍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遯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躅躅而涼涼孰有如予心之鬱陶踧踖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幷假以耆耄期之壽胡位公之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逐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囘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於南

勦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
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
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
暇黔出臨兩鎮威燀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苫恩詔起之
有竦其瞻公臥弗承帝悉其孝曰宪汝哀來覲來敎公言
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
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莩化爲
充肥帝嘉乃動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
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
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麤麁豈無異同
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
知我亦晚而最迫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
幷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
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傅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
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
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
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眾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
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
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
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穀之奠
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章蓁告於近故留
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
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
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
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
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幷折
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既人英死當
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功盡付時哲公命不亂
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
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
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違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
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劘切以此負公
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尙其
不厭習久而悅盡埽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
卒太公門緩此憂慨山瓢往醉野蔌幷設老淚如傾遠寄
清血嗚呼哀哉尙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

與兄少不並游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以臯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俄次卒紛緻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幷裹藥而攜將會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令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御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

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
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
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
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
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
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
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
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
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宿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
一長而自足粤今茲之秋孟又杕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惘
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噭然號其焉及哦殄瘁
之悲詩垒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踧
踖情於一酹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羅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
誠篤請操斧鑱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
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於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
弗施退講於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
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
之安孝友靜廉不緑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於湘土

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函以書來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但於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歉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懇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奠此空尊長號大慟兄臥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內既懽於榮養朱轓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遹迹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樓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輶車之既駕倏丹旐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不齎咨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緻紛而近後探囊授祕或挐攜以爭先以至發廩勸公築倉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
於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東書不
觀游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
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於祿弗媚於
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
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闊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
遽至此□□□□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即之可
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怛哀哉已矣無
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惟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惟子之澹然
貌甚癯兮病已纏不復興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閔子賢二
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惟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偲之義處兄弟竭
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用逝而
不留熹久辱游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
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涉屬纏暮慘遠寓奠觴莫獲長言以
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又祭黃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牀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敘次阜鄙進越既懼且慙今奉以來眎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叔人文

熹來會公莘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爲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閨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於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縻郡紱病弗及療斂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休齋先生沖佑參議

陳公之靈熹少日游宦獲從公游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亹亹不休相與追游連華九日涼峯鳳凰雲臺之閒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攜潸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臧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賻幣一匹奠於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爲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悤悤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齠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驚嗟謂卽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幕府再直省員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於願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爲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勤燕及里閭桮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憚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灑涕矧我於君情實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燈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跧伏窮山窅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游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雙影蹣跚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醪單饌薄惟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日文日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緊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眾善畢隨士於見聞以多爲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爲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流

廉不至歟論無若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
於中不專爲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
昔嬉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既修民聽
不聳從容一言拔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
稅冕遺紳安車駟馬歸臥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
雖卑德義日尊羣行兼融倘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
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
承弼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
不忘敷忠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出入三紀晚途間關遂託
知已千里訃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灑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
朱熹謹致奠於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
學者眾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
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
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
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
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
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
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

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眾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倘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途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於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酹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月□□朔二十六日□□具位朱熹謹致祭於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

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
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閭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
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
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
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
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
有明污相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
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也
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
磋之益歲晚益深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屢卜再會卒
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繇
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
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游好屬其一酹足寄此
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
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
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
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
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

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厥
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讋姦暴者
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臥家懇避
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
回撓又足以關讒慝憑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
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
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
悼況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懇之至久
而不忘聞訃失聲涕霣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逮此踰
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幷惟公不忘鑒此誠意嗚

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於近故劉君子禮六十
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游於今五十年
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
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
邁閎達老大多材眞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
時須以世前列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
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
不閒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憩止

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游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簀之旦神宇泰然偏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懵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酹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酹於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游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閒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游其閒寫景哦詩屢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犇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游顧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巨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

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閎達之資聞道最蚤發揮事業達於家邦中歲閉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眾允未孚惟以自愧一觴往酹幷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於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朔庭白首來歸無所汙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煢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

於雲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於帝之鄉告違未幾卽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蕭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尙與後人無怠嗣慶一觴所酹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因煩言適此退閒忽聞遣役衝風冒雪千里於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起車所置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興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遘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尙識茲意嗚呼哀哉尙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於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會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

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至此緘詞往酹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於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追其中閒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凡茲並游惟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了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惟其清苦絕去擅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誅兄決今則已夫琴破絃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

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嚮旅之櫬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於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輀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兩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臥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同治五年重修福州府志校刊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朱子文集卷之十五終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林星賡礪臣分校
閩縣陳　夔樸軒分校

朱子文集卷之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參校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兪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荼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徽猷閣待制

累贈少師謚忠肅尤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

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惟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閒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於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閱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擒

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鞫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匄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閒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閒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屋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眞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捄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置於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辠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

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榷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於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於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卽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摘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己

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
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閒語公曰故事三丞
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
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
自貶乎公默諭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
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
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
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
州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
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
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
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
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囘惑乃
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卽不復窮竟然猶
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
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怨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
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
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
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
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

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部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卽卻酒肉屏滕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毫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罪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皋

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卽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强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髫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己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慙長者之風金或慢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汙吾親皆卻弗受而父老奔走闕下以公治狀白於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於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於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其禱於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迺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

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
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
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朗召令史
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
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
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於朝
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
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行
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太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
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

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
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
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爲官不
賣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
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
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强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
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
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
公又爲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
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

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輸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於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卽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閒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鞫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皐亦止於流因幷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皐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皐將論決祖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

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箠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
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於鄉者前太守屢
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
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
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於朝蠲租
十餘萬斛既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
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蠲也因大歎服
每以語人蓋公平生莅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
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
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

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
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亟命
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覿先來謁公曰聞
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
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覿詫
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
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閽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
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覿及從官數人皆在
時方置酒公飲一巵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
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覿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

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耶以故
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肯行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
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
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閒上章自
閒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所至決遣
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
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
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卽論
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
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
送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
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秩
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
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爲臯
則又以沖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安與人交居泉五十
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閒乘貳車持使者節
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
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
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益無事惟讀書

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倡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
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流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
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
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
安守石君起宗置酒臥內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
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
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
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
知福州閩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
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
郎知潮陽縣丞李讜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與其季俱早
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肯艮尚幼餘未
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
聲場屋閒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爲
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
閩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游相與博約往復不倦
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
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爲之弊其於子史百
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
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

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日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手曰公晦爲不亡矣金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金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人完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覿自福州召還公上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覿入必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游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瀁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嵲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於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

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申詞科而
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於家今伯壽
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
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
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
精敏之識雜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
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
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早年未能深自晦匿
不幸見知權臣辟咨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
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白公無辜者又多一時正
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疢
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
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
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敘其世家行
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
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
熹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

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

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聿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裁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

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
計惜而措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
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徼
設方略得渠帥數人賓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
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
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
數千人以歸和糴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
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利州未上
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奉辟公參議官以行軍
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
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
多也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
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
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
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版用之略盡
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
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游宦蜀土貧
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
以濟者甚眾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徜徉與同舍

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恨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歎以爲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於沙縣嚴地祖塋之傍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閎曰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己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慍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至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已之大方張公爲手書所爲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

亟稱道其爲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與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頤所敘官閥梗槩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既趣以就事矣惟是從游之晚於公之治行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裁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爲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懶祖
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蹤冠游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
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
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
從子伯逢明人張敬夫游既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
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
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
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其爲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
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
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

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葉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
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
是爲修士鄉黨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眾亦無不往
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人
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峯
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
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
敏始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先師之
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
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

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牓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閒講道讀書閒出詩篇以詠歌其所志蓋翛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傅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海橋之原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於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與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

備採擇然敬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游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淳熙年月日朱熹謹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聳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

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游日以益眾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質范公沖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矸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公元以馴行稱襲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閒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鬻鹽私販者雖鉄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

稍復進用自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卽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敵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卽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

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眾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塾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梏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章稟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沖先生而與之游更相切磨以就其

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埽之役而其事先生爲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尚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繹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閒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閒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部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

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溪
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
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
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倣護喪事躬
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
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
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
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
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
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
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
莫不賅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
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
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
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
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伸兄性剛多忤先生
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閨門內外肅喻肅穆若無

人聲而眾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澂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

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
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
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
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
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
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
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
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
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

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
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
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
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
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
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
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
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
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
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

之於錙銖杪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
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
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
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
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
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
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
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
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
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
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窀窆之事謂熹承學
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
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省蒙被教育不爲
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
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
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同治五年重刻福州正誼書局藏版

朱子文集卷之十六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遁鐸人覆校

侯官方瀛舟豪汀分校

侯官張　熊亦軒分校